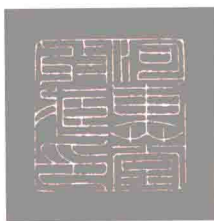


# 失落的牌匾



姚俊御題



李之学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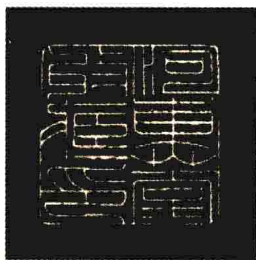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 大落的牌匾

姚俊御題



李之学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失落的牌匾 / 李之学著.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222-08009-6

I. ①失…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11750号

书 名: 失落的牌匾  
作 者: 李之学 著  
责任编辑: 杨昆芹 段金华  
装帧设计: 马诚诚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10×1000mm 1/16  
字 数: 300千  
印 张: 18.5  
版 次: 2011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阳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8009-6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 代序

### 透视一位文学旅者的美学思想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 张胜友

中国的社会变革运动率先发轫于乡村。乡村永远是文学创作取之不竭的生活源泉。

《失落的牌匾》便是李学知倾注几年心血潜心创作、散发着北国大地泥土芬芳的现实主义力作。这部作品是近些年来，我所读过的众多乡村题材小说中颇具特色和文采的一部。其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细腻流畅的文字语言、鲜明独特的人物性格、广袤豪放的辽西风情等，无不给读者留下耐人寻味的审美印象。这部长篇小说围绕新世纪初农村税费改革而展开，凸现基层官场“权力生态”的世相百态，以当代基层干部鲜活的人物图谱而书写了当代县域发展的命运史。

显然，《失落的牌匾》倾诉了作者自己的人生感悟，揭示了当代农村的改革风云带来民众思想意识的嬗变，尤其是镌刻在辽西沃土上的思想文化发展履迹，读来叹为观止。作品取材于辽宁西部一个农业大县的真实生活，小说通过主人公县委书记萧雨轩、马前任等一系列人物形象的深入刻画，再现一个复杂而真实的乡村世界。作者对萧雨轩形象的挖掘和把握是很见功力的，这是一个基层领导干部的杰出代表，他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善于动脑，思维缜密，正直真诚，铁骨柔肠，内心洋溢着济世情怀。他带领一班人在处理因税费改革而派生出的农村债务、农民负担、土地纠纷，以及县级企业改制等矛盾的同时，又搞改革，又抓经济，稳妥地把握了改革与发展、改革与稳定的关系，使全县政治、经济形势有了喜人变化。他带领一班人殚精竭虑、忘我工作，克服了禽流感疫情带来的诸多矛盾和困难。最终，他本人的奋斗目标没有达到，结局虽然不尽如人意，可他却

以超拔的洒脱和淡定的情怀，笑看潮起潮落，这在“官本位”思想普遍存在的今天，是尤为难能可贵的。在21世纪初的中国县域，像萧雨轩这样的基层领导干部其实很多，他们大多从最底层做起，经验丰富，工作扎实，是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铸造出的中坚一代。作品通过阳丘县的经济社会变迁而解读中国县域基层领导干部的文化心理积淀，充分展示了当代县域乡村变革的脉象，倾注了作者对社会转型期的县域发展现状的深沉思考。我们在《失落的牌匾》里所看到的权力争夺、诸多矛盾的交错叠加；所听到的鸡鸣犬吠、北方大汉的爽朗笑声；所感知到的人情冷暖、民俗民风……无一不向我们昭示着辽西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的交融、撞击，同时向我们展现出人性中复杂而本真的一面。我们的阅读在这种交融、撞击中，感受到了白云苍狗的事事沧桑、逝者如斯的洒脱忘怀，聆听到了时代前进的不可逆转的足音。

除萧雨轩外，小说还塑造了多个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

《失落的牌匾》艺术特色的呈现是多方面的：矛盾主线突出，情境真实可感，景物描写开阔宏大；叙述从容不羁，极具情感张力；节奏张弛有度，富有推进力；语言质朴生动，颇具表现力；人物形象丰满而鲜活，彰显艺术功力。

李学知是土生土长的辽西人，长期工作在基层第一线，对经济工作、社会管理、文化考评等，都熟谙于心。自年轻时即热心文学写作，无论为官，还是作文，严谨笃行，热诚致学。这是他繁忙公务之余暇寻求的心灵慰藉，也是人生之一大乐事。

《失落的牌匾》以其全景式的真实感和艺术感染力，堪称当代基层官场和社会文化研究不可多得的原生态素材。

是为序。

辛卯岁春于北京

## | 自序

有生以来一直都在读别人写的书，一直都在社会这所大学里做学生，不敢发己之见！今天，斗胆积平生阅之广卷，思所历社会之历练，挥劳心之所积淀，草创《失落的牌匾》，以偿多年之愿。

人生如有所获，偶起一时之兴时，总会才思横溢犹如泉水喷发。但我其实不是，我总是无时无刻不在审视自己的过往、经历、人生，厚积薄发，从而写出属于自己的文字。

孔圣人说：立天之道谓阴与阳，立地之道谓柔与刚，立人之道谓仁与义。扶仁义以为人，爰以参两天地，实即以天地之道立人极，故谓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

那么，对于一个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工作在农村的基层干部，他的血管里流淌的是农民的血，呼入的空气是泥土的芬芳，应该说，农村就是他的全部，农村就是他的“天地”。

这种土地的情结自然就是蕴育了一种与这块土地血肉相连的、誓死捍卫的、永远依赖的地域文化心态。然而，对于心灵深处的潜意识注定就属于这片土地的人来说，当他把自己的这种心态推到巅峰，那就可以称之为——厮守。

这种心境的形成是在人生匆匆的脚下形成的，这种脚步又踏出人生丰富的阅历，然后在这些经历中衍生出自己的那份感受。

艰涩，汗水，付出后留下的是痕迹！

挫折，失败，灵魂深处的折射是成熟！

成功，成就，辉煌的回归是平凡！

长期的基层工作让我拥有了许多别人没有的经历，一点一滴，都让我难以忘怀。从理性上说，我目击和亲历了许多震撼心灵的重大事件，平时忙忙碌碌中的工作细节也有颇多感悟。从情感上说，我需要一个契机，来审视自己的灵魂，整理自己的记忆，将我个人这些年感情上的冲突和情感的张力，寻找一个合适的支撑点，给自己的心灵以慰藉。

《白虎通》记：“神农制耒耜，教民农作。”

《山海经》记：“后稷是播百谷。稷之孙曰叔均，始作牛耕。”

《周官·司稼》记：“掌巡邦野之稼，与其所宜地以为法，以年之上下出敛法。”

这些经典成书的年代已然久远，也许那时中国人还没有学会使用筷子；先哲孔子还没有出生；秦始皇的长城还不知道在何方，但那个时候，古中国就开始兴公田税赋，而各族人聚居，言行事迹自然就滋扰丛生，几千年后的今天，我们基层工作者，称之为：农业税和信访条例。

我的小说里，主要记叙的就是这些凡人之事。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是超凡脱俗，而我们每个人又恰恰都是生活在世俗之中，这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人生的无奈和心灵的苦难，其主要原因是世上存在着很多谬误，要战胜这些就需要我们的心灵有灿烂的阳光。

所以，我写书不是为了什么，不是想卖给谁，让别人去读。主要还是想梳理自己的思绪，寻找自己的足迹，让自己读懂自己，把一个完整的自己收获！想我所想，爱我所爱，抒我所感！

我觉得还能告慰自己的是：能够读我写的书的人都是我的亲人和爱我的人，还有我爱的人，我最要好的朋友和师长，他们看了以后一定会从各自的角度有一番感叹！因为他们会更加明白我，明白我的工作过程，我可爱的家乡，明白我为什么要在紧张的工作中读书和写字！

我热爱文学，当我仰望文学这座冰山时，它是那么圣洁。但要走近它需要一生一世的长途跋涉，这漫长的路要付出多少艰辛。我没有天分，没有天分的人要想攀登这座山峰就是要用时间和汗水去一点一点堆砌上升的阶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也无可厚非地成了个人追求自己目的的历史活动。

文学是永存的，时间是无限的，作为一个有限的人，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我必须用自己有限的血肉之躯和与之俱存的思维力向自己的能力挑战，不给自己制造悬念和幻觉，以真实书写人生。

## | 引子

人生的道路像一条河，生命之河奔流不息，沿途所有的风景只能流经一次，不管是轰轰烈烈的战争场面，还是风光旖旎的秀逸彩片；不管是诗意缠绵的邂逅，还是那低矮的一堵老墙，谁也不能把它追思重现，唯有记忆才能唤回这些景观！

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让自己的人生多经历美景，但现实生活中的人生不可能都如其所愿！春风得意，迎风踏雪都是经历。一帆风顺，万事如意，这只是一种心灵的祝愿和慰藉！

“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

无山无水的地方，只有天空才有清有浊！

历史是时间在人们记忆中的诗篇！



# 目录

代序 / 001

自序 / 003

第一章 / 001

第二章 / 012

第三章 / 030

第四章 / 039

第五章 / 046

第六章 / 051

第七章 / 074

第八章 / 079

第九章 / 084

第十章 / 098

第十一章 / 105

第十二章 / 118

第十三章 / 129

第十四章 / 134

第十五章 / 140

第十六章 / 158

第十七章 / 167

第十八章 / 176

第十九章 / 186

第二十章 / 198

第二十一章 / 206

第二十二章 / 211

第二十三章 / 225

第二十四章 / 230

第二十五章 / 236

第二十六章 / 250

第二十七章 / 256

第二十八章 / 267

后记 / 286

## | 第一章

辽西走廊的春天可真早，天气干燥得让人连眼泪都流不出来了。天空含着雨水迟迟不肯吐出来，憋得天地都觉得胀痛。

地面上，那些沉寂着的尘土，禁不住春风的摇曳，开始在天空和人们的身边缠绵着，飞舞着。狂热时，还旋起一束束黄色的烟柱。路边、河滩、沟渠沿上的野草打蔫了，三三两两的野狗热得在树荫下伸着舌头喘气。

远远望去，大地上，一片绿、一片白、一片黑，绿的是树带，白的是塑料大棚，黑的是没有播种的土地。

《水经注》载：天在一元时生成了水，故而气在北方显得比较微弱，成为万物的开始。水遍布天地间，高处低处无所不至，滋润世间万物，是世上最丰富，最普遍的东西。等到水的精气分散流射到山石上面，与其相融，浑然一体时甘露便普降天下。即使神仙也无法与之相比。

而河，其意是载荷。河，载荷着天地间的精气，将其分布于四方；怀藏着属阴的水，将其引导流通。它属下，是水的气体。是五行（金木水火土）的开始，万物靠水萌生，是大地的血气，是元气凝成的血液。

从山间流出，注入大海的水称为经水；引导旁流的水注入大河，最后流入大海的水称为支水；从地沟里流出，流进大河，注入海洋中的水，称为川水。三水可统称为大地上的渎，渎就是单独的通。靠渎把大地上的污秽之物荡涤干净，并滋养了大地上的万物生灵。

辽西历史上一直是多水之地，水患不断。志载：

大凌河、小凌河、绕阳河水患成灾上百次，人民流离失所，土地千疮百孔。

元延祐六年，阳丘大水。河水泛涨，平地水深尺余，洼地丈许，禾苗多被淹没。

清光绪二十年，秋，阳丘大水，小船由盘山的田庄台可溯至阳丘县城南门，庄稼绝收，境内人民以草根树叶为食。

1949年8月，云雨兼旬，阴雨连绵，河水暴涨，沿河村屯俱遭遇洪水，平

地水深五尺余，绕阳河、柳河、金沙河泛滥成灾。绕阳河右岸关家防洪堤坝决口，沿岸受灾三十个村，耕地淹没七十万亩。六百户农民房屋被冲走，沈山铁路三台子路段被冲断，交通中断十日。

1977年，秋季大雨，全县受灾面积达到八十万亩。

这样的纪录不下几十次。

但在历史上辽西走廊的旱情不多：

清康熙三十四年，春至五月无雨，乡民万人集聚街头祈雨，全年禾黍无收。

清乾隆三十四年，春夏干旱寡雨，禾苗无收。秋季洪水。

1926年大旱，一春无雨，全年只收获了一季荞麦。

1968年夏季无雨，农田干旱全县男女老少担水抗旱。

史家其他记载旱情的几乎没有。现在，事实上抗旱已成为这几年县乡村春耕生产的主要工作，成为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但上级的一切会议不都是围绕抗旱工作这个中心，主要是社会稳定，招商引资上项目，财政收入排名次，农民收入上位次。

辽西干旱的这几个年头，大地上随处可见衰草枯杨，天空中沙烟成团。阳河、沙河、柳河、六股河、大小凌河都旱得早已断流，龙湾、老官、民兵等水库干涸。地头挖的方塘和丘陵地区的大口井都摆在那里静静地吸吮着春天的空气。尽管省里连年进行抗旱治涝大禹杯竞赛，但天不下雨，天在刮风，天上有太阳。秋挖沟春填平，大地就是还在干旱。

萧雨轩，阳丘县委书记，中等个子，五十岁，显得一点不年轻，但他一直觉得自己很年轻。特有一方“诸侯”的责任意识，为了社会稳定，招商引资，增加财政收入和农民收入，解除旱情，一个春天也没有睡过好觉，内心像着火了一样。东跑西颠，奔走呼号，走村下地抗旱，田间地头走访，他所做的一切和前几年的工作干法已大不一样。

在平时，他的这种责任意识，使他常常表现得静静地在沉默中思索，有时也在思索中洋洋洒洒地外露，在思索后轰轰烈烈地表现，使责任意识骤然升成角色意识，由角色意识塑造成责任角色形象。正是这种形象充实了媒体，装饰了舆论。但现在，干旱、社会矛盾集中。他有点急躁，沉不住气。他给人的外表是衣冠朴素但思维敏锐，办事干练，果断而不骄傲，谦虚而不失身份。可能，这就是当代“诸侯”的形象。这种形象应说是他主观上想塑造的。但是，

当代的“诸侯”究竟应是什么样的形象呢？当然，我们一定不知，每个人都无法判明！因为，谁也不知道当代“诸侯”是什么形象！是啊，今天，应该是他们踌躇满志的年代，现在的社会是“诸侯”的经济、政治年代，“诸侯”们应该先于古人和前者，他们可以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为政观去发展经济，也可以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手段去经营官道。他们有拼搏、潇洒的自由，也有进取、彷徨的选择。

这不，上午十点，刚刚在市里开完招商引资会议，午后两点，又马不停蹄赶到了省里参加信访工作调度会。会议还没有结束，市政府王秘书长悄悄地把他叫到一旁告诉他：“刚才，国家信访局传真电报又把阳丘县批评了，昨天你们有两起去京的越级集体上访，今天的会还不知道呢？赶快派车把人接回来吧！回去写个汇报。”没等他说完，手机响了，但他没敢接，马上正襟危坐继续听省政府副秘书长讲下步工作安排。

一散会，他就立即翻看手机，给未接电话回打。原来，是莲花乡党委书记宋雄，电话一通，便传来了大声的叫喊：“天哪，萧书记，你咋才接电话，我们这里出事了，昨晚出了凶杀案，共死了两人，镇上的牌子还让人摘了，你快来吧。”

出了会场，他就急急忙忙地往莲花乡赶。

坐在车里，他心里很烦恼，甚至沮丧，脑子很乱，他来阳丘县后，工作一直很顺利，不知为什么最近上访打架的、写信的、特别是越级集体上访的，各种流言蜚语越来越多。去年，他们县一年出了四十七起凶杀案，被省里认定为杀人大县。今天又杀了两人，看来这社会治安真是该上心去管，不然要出大乱子。

上月，古城子乡一百多农民去省里上访，状告乡政府去年秋天治山修筑水平梯田、挖竹节壕、果树大坑增加用工负担，还有他们要新生儿的土地，最后是要乡村两级欠他们的抬款。省委、省政府信访局接访的一位副局长十分反感。

实际上，他心中也十分清楚，哪个地方也不能一点说道、一点矛盾没有，那是不可能的。要说一个地方的人，不管穷还是富，说他们头脑简单也是简单，说复杂也复杂。哪都不是一片净土。记得上周，县委副书记艾正和他说：“萧书记，老百姓不知啥叫发展，只知道这地方是穷是富，咋能让这地方富了才是他们看得见的事，他们才相信你的工作能力。农民的思维惯性是往后

看，去年谁家的地有好收成，现在谁家富裕，他们就佩服谁。愿意天天议论别人，不喜欢研究自己如何富过别人。这就是咱们这地方的人的思维。咱们阳丘为什么这些年和周边县区比经济发展落后？这主要是我们这地方的人虽然思想很活跃，就是没用到正经地方。缺少发展的思想，创新的意思，惰性又强。我们这里是：广场出议论家，酒场出评议家，会场又出思想家。社会上有个别退出工作岗位的人专门打听闲事，在议论的过程中无中生有，加上以自己的想法编事，一点小事夸大其词造势，搞得满城风雨。中层干部多数在酒桌上，喜欢评议现在的班子，而我们领导在屋子里开会，有人能讲十天，一身本事，给别人出谋划策满腹经纶。可是，让这样的人自己干什么也干不好，全是嘴上功夫。所以，我们经济才发展慢。”

萧雨轩听后，赞成，事实也真是这样。你想：埋头苦干的人，他们想的都是工作，思维都奔一个方向。天天单纯的只想干事，根本没有想如何向领导汇报。而不干工作的人才把心尽放在找领导汇报上。

昨天，他要忙死了，一位退休老干部大清早就来到办公室，说有重要工作汇报，足足说了两小时。一听，一点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没有，都是说去年北京同学同乡会，县里办的成功，表扬你县委书记工作有思路，会筹备，开的好，影响大。萧雨轩想，这事已过去一年，现在还说这些有什么意思呢？无聊，又一想，这么大年龄的人，低声下气地虚心汇报也是一种对领导的拥戴。就是想讨好领导。其实，这种人是癞蛤蟆掉脚面上，不咬人——烦人。但也没办法，谁让你是一把手来的，也只好捺着性子听到完。像这类套近乎没话逗话，找领导汇报工作的人太多了，他自己苦笑着在车里直摇头。

车子开得很快，路边的树木和房屋一闪一闪地掠过，他的眼前也浮现了古城乡去年治山那壮观的场面。闫曲山上，一条宽敞的蜿蜒盘山路直达山巅之上，下面层层梯田平平展展，漫山遍野是彩旗和“退耕还林，山有姓，树有名”的大标语牌。车从“102”国道一过，远远望去这人山人海红旗招展的画面简直就是拍电影。当时省里召开“大禹杯”现场会，他还介绍了经验，省电视台专门做了报道。

上月另一伙上访是三兴镇农民，要收回对外承包的林地。还有几伙城里的上访是国有企业放假职工，要求买断工龄，把现倒闭关门的企业卖掉改制，索要经济补偿金和失业保险金及现在在家的下岗生活费，社会保险等待遇问题。

思索之中，不知不觉到了兔子窝，这就是本县界。这兔子窝就是阳丘县地名四大怪中的一怪，不知是何年何月，这里流传着一首歌谣：杨树林子柳树多，富家庄里穷人多，黄沙坨子黑土地，兔子窝里王八多。

传说，很早以前，这个地方的杨树林子镇虽然叫杨树林子但长的都是柳树，因为那时，这里阴雨连绵，几条大河常年泛滥成灾，这地方只能长柳树，一年四季水患不断，人们形容这里是：夏天雨水一片白，秋天毛草一片白，冬天冰雪一片白，春天盐碱一片白；水患根本无法治理，黄沙坨子全是黑色的土地，说的是常年的积水把本来是黄沙的沙地浸泡得变成了黑泥；兔子窝这地方根本没有兔子却生长着许多旱龟。

过了兔子窝，沿“102”国道再向东就到了莲花乡，莲花乡就是史志上记载的古辽泽的盆地底。因为阳丘县的地质结构属华北陆台阴山古陆的一部分，中生代三叠纪，受我国北方干燥气候影响，北部形成了红土层，侏罗纪末地壳发生燕山运动时，随着唐古拉山脉的形成和青藏高原缓缓抬升，大小兴安岭、努尔虎山脉随势升起，褶皱成许多高山深涧、洼地和裂谷，这次造山运动使古地中海又一次大踏步地后退长江黄河都发育成形。

辽西走廊上方西北成为巍峨的山地，阳河流域下沉，地势洼下。当喜马拉雅山运动时，到了新生代三世纪，地壳动摇，罅隙滋多，地壳内大量玄武岩浆喷出，加剧了辽河和阳河的断陷下沉。阳丘的南部中部更加洼下，出现了一片汪洋和沼泽，成为古辽泽。

《资治通鉴》记载：当年，隋炀帝东征高句丽时路过这里受阻。唐太宗年间，他曾亲率六军经河北卢龙，绕义县，镇北经这里渡辽水。书载：“庚午，车驾至辽泽，泥淖二百余里，人马不可通，将作大匠阎立德布土作桥，军不留行。”就是说当时辽西没有形成辽西走廊通道，要征高句丽必走辽泽。

以后地盘基本没有大的动荡，逐渐有红色黏土的堆积。再以后渐有诸多河流形成，由于洪积层的堆积，开始准平原化，南部逐渐被大风和河流挟带的泥沙所填充，大部沼泽变为平原。

由于阳丘地区为古蒙古海槽故地，岩石多为陆相水成岩，还有火山岩、变质岩和沉积岩，多为不规则状态。凝灰岩也有少量分布。境内的火山岩系，蕴藏了丰富的膨润土。地表大量的岩石地隆起地带变成丘陵。在莲花乡就形成了一条从东到西几十里的莲花台。阳丘的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下，略呈坡

状。西北部丘陵起伏，中间有小块平原，广漠平坦间有孤立的小山，东南部地势低洼，就是古时的沼泽地也是绕阳河的冲积平原。地面最低点仅为海拔5米。

绕阳河辽代称锥子河，明称珠子河，清先称乐羊河，后又称鹞鹰河，又写作耀营河，又称苏巴尔哈河。上游支流很多，是辽流干流右岸一条动荡不安的支流。它发源于科尔沁草原的察哈尔山。从阳丘北双台子屯入境，从北向南取西南流向，上游水势汹涌，入郑家苇塘后水面扩张，流速变缓。出苇塘后，奔腾而来时水势复猛被莲花台阻挡一个浪头打了个跟头，转身一个旋涡形成了莲花湖。绕阳河又顺势而下直奔渤海。所以说，莲花湖是绕阳河的杰作。

莲花湖北面几十里就是沈山铁路，湖边的村子有蓝沙峪、白旗堡、十里封堆、青台泡、黑鱼头，西面村是古城堡、夏家营子、朝北营子、姬家窝棚，南面是杨柳居、长坨岗，再往南就是叶沙坑、黄花甸子、姜家屯、冷子堡、长沟沿、大小锅台、洪家、桑树林子等。西面的古城堡传说是金代望平县的都城，前年国家考古队探测地下五米有一座金代地下古城。一千多年前，阳河洪水暴发淹没了这座城市，其原因是绕阳河上游正是科尔沁大草原，现在叫科尔沁大沙漠。当年，草地下的泥沙被洪水挟裹覆盖了它。所以，这座金代的古城默默地地下埋藏了这么多年。如今，地面上每年都可发现一两个柱脚石、木纹瓦、金代的铜人等，1975年阳丘县根治内涝，修八大干渠时，挖掘出三大缸金海陵王所铸的金代铜钱验证了这一点。

《盛京疆域考批注》记载：莲花乡有望丘塔址，望丘塔建于金代倒于清朝初年。此地在金代建粮渔务，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是农业学大寨的典型。五十年代，杨柳居的荷花闻名东北，当时，莲花湖烟波浩渺，碧波千顷，莲花开的遮天盖日，一望无际的水面上，绿的是荷叶，粉红色的、白色的是各种荷花。

不知不觉到了莲花乡政府，远远看去，门口聚集着一帮人，有个大高个子比比画画地好像在说什么，萧雨轩一看：是党委书记宋雄。看到萧雨轩的车，他恭敬地站在路边，车一停，他一步上前拉开车门，把萧雨轩让下了车。两人简单握了下手，宋雄就迫不及待地小声汇报：“昨天晚上，木屯村的会计张三和他表小舅子媳妇都被他表小舅子王宝权用刀扎死了。镇政府的牌子也丢了。人已经送医院了，但抢救无效，都不行了。”公安局刑警队长张大炮也紧跟在他们身后，互相没有寒暄就开始介绍案情：“昨天晚上，也就是半夜以

后，有人摘走了牌子两块（政府和党委的）。天亮之前，我们刑警队已在政府所在地，挨家搜查了一遍，但一无所获。”

听完他们的介绍，萧雨轩头脑稍稍清楚了一点，他一挥手，示意大家进屋。宋雄把大家领进了小会议室。

一落座，大家开始分析案情：

宋雄先说：“这是政治案件，摘地方一级政府的牌子，破坏农村改革制造混乱，扰乱人心。”

副书记万顺说：“这一定与税费改革清欠有关，这件事最近社会上有反映，意见很大。”

挂职女副镇长田艳如平时根本看不到县委书记，这次可有了机会，连忙挤到前面目不转睛地看着萧雨轩说：“这准是附近的木匠摘去打家具了，这牌子的木料是红松的，现在正是结婚定做家具的旺季，这牌匾都是干木料。”

萧雨轩看看这女镇长面容长得妩媚，衣服也得体，声音也温柔，就是案情判断的让人很失望。他不愿意听她浪费时间分析案情，刚想打断她，没等到她的话音落下，门外吵吵嚷嚷就冲进一伙人：“他妈的，宋书记在吗？我们老百姓汗珠子掉地摔八瓣挣的钱，都让你们给骗来花了，你天天吃香喝辣的，真鱼不吃吃甲鱼，正事不干干邪事，拿我们的钱瞎造。把欠我们的钱还给我们。”宋雄一看是找他的，连忙站起来说：“不要吵吵闹闹的，县里领导在，都到我办公室去。”

这帮人多数不认识萧雨轩，所以，他们很不情愿，都梗着脖子很不听话地跟着宋雄，慢腾腾、稀稀拉拉地走了出去，但那些野蛮的声音还是高分贝地在空中回荡：“我们要钱，不给钱不行，不给钱就整死他们，这帮当官的一个好东西也没有，张三就他妈的该死，他自己的钱咋都拿家去了呢？”

这声音还没落，又一个十分粗野的男人嗓门儿很高，喊得更难听：“不给钱，还操人家媳妇，我们看公安局应把王天权放了，一点罪也没有。再不给钱，我们都去上访，去县里找萧书记。”也有人幸灾乐祸地说：“要什么钱，牌子都让人摘了，还要什么钱呐。”

乡里的领导谁也没人敢接茬，也都跟着这帮人出去了，只剩下乡长耿岩和刑警队长陪着萧雨轩。

耿乡长是当地的干部，县里的领导他不认识谁，他在这个乡干了三十年，



明年就该离岗了。看到萧雨轩，就像见到了亲人，有一肚子话。他说：“乡镇的活现在也干不了，明白的说了不算，不明白的瞎整，谁也管不了谁。”

萧雨轩问：“这刚才不是说杀人是一般的情杀吗？怎么又和什么钱扯到一起了，要什么钱？”

“抬款？”

“本屯的会计张三连续多年在村上为了给乡里完成各项工作任务，非常肯干，一有收钱的事第一个用三分利借钱完成任务，他这些年把亲朋好友的钱都借来了。村书记也十分信任他，经他手一个村累计借了几百万，现在人们都到了用钱的时候，都想往回要钱。现在乡镇和村的态度是：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但多数老百姓都是正经人，谁要你村干部的狗命？他们就忍气吞声地挺着。”

“王天权这钱和别人的又不一样，他在几年前家里攒了二万元钱，是用来娶媳妇的，被张三给村上借去拾三分利后，连本金都没要回去。第一个对象因为财礼没过去，吹了。张三和村上周书记一合计觉得对不起他，两人一商量，决定给他介绍一个对象。恰好，张三的媳妇是赤峰翁牛特旗扎兰营子人，正巧有一个表小姨子没出嫁，他一想，干脆做媒给王天权介绍。没想到，他一出面说媒，双方都没有意见，成了！结婚时，张三从村上借了五千元钱，就给王天权把喜事办了。婚后日子过得也很好，生了一个小子。天长日久，王天权的媳妇也知道村上欠他们的钱，因为有一层亲戚关系，她也开始向张三要那一万五千块钱，两家吃吃喝喝，走的也很近。姐夫小姨子没说的，但后来天权渐渐发现他媳妇不要钱了，只是总往张三那跑，黑天白天，他就有了怀疑。”

“这几天，张三的媳妇去了赤峰，家里没人做饭，王天权的媳妇天天去给表姐夫做饭，做完了饭回来的不按时。昨天晚九点，王天权又和往常一样去找她，一进屋看到两个人正抱着在一起啃呢。他怒火冲天，从外屋操起一把菜刀，在愤恨之中只一刀就把他自己媳妇后脑开了瓢，接着就和张三撕打起来，张三个子高力气大，王天权被他打倒在地。张三抢过了他的菜刀，但没想到炕檐下面有一根烧苞米的钢钎子，王天权捡起来照张三的后心“扑哧”一下子就扎了一个透眼，张三当场口吐鲜血——死了。后来王天权自己来派出所投案自首。这真是不应该发生的事。唉！这都是高利贷款的结果，如果我们不搞这抬款就没有这事！”说完，耿乡长十分难受。

“乡里还有多少个人高息抬款？”